

葛斯同

承樂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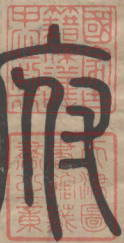
十日於中國書店

購得

原放



新樂府  
上下卷



郭祖勳署

趙氏又滿唐琴本



昔之擬樂府者，率用漢魏古題，獨唐白少傅取本朝事爲題，而名之曰新樂府，蓋新題體口，非漢魏遺制也。余讀而愛之，因采明室軼事爲題，而係之以詩，不過五七言長短句，非有音節，可被之管絃也。今而直名爲樂府，則與漢魏遺制不類，欲不名爲樂府，又非余效法白傅之意，故循襲其舊，亦名之曰新樂府云。

四明萬斯同撰

新樂府自序

一

萬季野先生新樂府序

詩之教以言志述事陳美刺而驗時政得失觀四方土俗異同則雖言志之詩無非述事也三百篇而後西京尙爲近古孝武皇帝時始立樂府命有司采詩夜誦謂采取秦楚趙代間百姓謳謠以考政教得失其言未可卽宣露故夜誦之是則其所采之詩多諷切時事可知矣復極一時文士之選四十人以司馬相如舉首造爲詩賦以饗天地宗廟而班志所載其篇可名者惟安世樂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其人可名者惟唐山夫人司馬長卿匡丞相其事可名者惟獲苑馬得鼎芝生齋房

新樂府序

一

獲白麟赤雁此俱侈揚功德比於三頌與風雅諷諫之義無與也若他所載樂府如饒歌奏凱之樂而其詞翻云轉鬪野死若招國殤與本題不合其餘名篇亦多不端不倫莫測其義至所采夜誦一時諷切之詩絕不得見始知西京制作遭新莽蕩廢在東漢已闕然誠可歎也晉以後古意益亡至唐杜工部以詩名世於五言始有出塞留花門垂老別諸詩七言始有記麗人哀王孫悲陳陶諸詩其詞旣工於古人諷切之義復合獨出冠時於是李公垂元微之諸人遂創爲新樂府譏刺當時之事而白太傅所撰五十篇最善自七德舞諸曲至采

詩官俱以諷諭爲體可播於樂章以至近世楊廉夫李西涯諸公亦有所作爛然可觀要皆變風變雅之遺也余閒居嘗與萬季野言謂謝皋羽生於宋末尙能追撰鑊歌騎吹之曲意在揚厲國威其義可取因亦補作鑊歌十八曲以竊附正雅而文義膚薄深愧古人季野則獨取三百年間朝事及士大夫品目片言隻句可撮爲題俱系樂府一章意存諷刺以合於變風變雅之義雖其詞未卽方駕工部而以前視元白後當楊李則幾過之矣或謂以季野史學蓋世之才不使纂成一朝之史而徒取單文俚句造爲韻語以寄諷當世似近於識小

新樂府序

二

殊爲季野惜之余獨謂不然詩以述世其詩卽其史也詩亡而史作義本相貫但有簡繁之分耳季野卽未及纂成一朝之史而且以新樂府先之是亦史之前驅也先詩而後史與祭先河而後海同詩其源也史則其委也誦其詩者卽可知季野之史學矣同里杲堂李鄴嗣

新樂府卷上

鄞縣 萬斯同

又滿樓

沈瓜步

元順帝至正辛卯，欒城人韓山童聚眾起兵，爲元將所殺。其子林兒逃之武安山，童黨劉福通、杜遵道等據汝寧光息諸郡，迎林兒立爲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明太祖起兵，初依郭子興，子興死，遂歸宋，受其官爵，奉其年號。至癸卯，龍鳳九年，張士誠將陷安豐，太祖迎宋主歸滁陽。丙午十二月，廖永忠沈之於瓜步。

新樂府卷上

一

韓家帝子年雖小，曾據中原稱帝號。明祖起兵十年間，江南實頒龍鳳詔。安豐旣敗滁陽遷，歲時朝賀尙儼然。自從丙午沈瓜步，明年遂改吳元年。廖永忠爾何逆，豈不知我皇之興賴其力。胡乃弑主甘爲賊，人言斯事實。逢君異日將希格外恩，寧知終受誅夷禍。太祖何嘗念若勳。

李太師

名善長，佐高皇帝定天下，歷官太師、左丞相，封韓國公。後坐胡惟庸黨賜死。

李太師佐命勳，當日論功稱首臣。胡爲身陷誅夷罪，毋

乃耄荒辜帝恩。李太師起刀筆。雖乏經國才。寧少謀身術。官爲太師爵國公。富貴誰能踰。此翁縱使惟庸改玉步。更有何官加爾躬。人生富貴思保身。年高更念于若孫。太師生平素畏禍。何至乘危求滅門。又況事發十年後。羅織豈乏仇人口。一家供狀二百紙。將毋逼勒刑官手。開國元勳猶若茲。坐令聖代少光輝。乃知蕭何下獄尋常事。漢祖何爲尙見嗤。

百歲衣

洪武中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既告歸復來朝太祖大喜賜以錦綺問卿年幾何對曰六十八矣

新樂府卷上

一一

帝曰待三十二年後可爲卿百歲衣也尋坐孫順事謫戍茂門行至夔州而卒

學士歸鄉兮寵以霞綺學士來朝兮醉以甘醴期歲一見兮天顏卽喜主臣歡樂兮盛事誰比望以百歲兮永保終始君恩難報兮誓以沒齒胡百歲之未屆兮遽投畀乎荒鄙彼茂州之絕徼兮實遙遙乎萬里竟隕生於遷謫兮魂望闕而徙倚豈臣節之有虧兮將君寵之難恃弔遺墳於巴國兮徒付慨乎青史

埋羹守

建文時山東王公璉爲吾郡太守清操絕俗其



子來省，偶食肉羹。公見而大怒，埋之於地。時稱爲埋羹太守。後燕師逼近，旬公率先勤王，退老於里。

埋羹守，爾爲誰？仕宦何人不食肉，何與將羹向土埋。埋羹守，何獨埋羹後代傳，不見燕師逼江左。勤王一旅獨爭先，吁嗟乎！今之仕宦皆爭巧，飲人膏血猶未饜。區區一肉何足道，吾欲買絲繡。王君天下太守普使聞，肉食腥風方未歇。眼前何日見斯人。

### 防江將

建文末，燕軍逼近，旬朝廷使都督陳瑄率舟師

### 新樂府卷上

三

扼江防其南渡。及燕軍至，瑄卽以舟師迎降京師。失守瑄以功封平江伯。

北軍渡江，需舟楫。南軍樓船正鱗集，南軍翻爲北軍用。遂爾揚鞭抵建業，陳將軍顏何厚功之魁，罪之首。假使當時爾不迎，未必飛行渡鍾阜。一夫顛越大事隳，悲感陳迹有餘慨。異時江北開河功，寧抵江南迎降罪。

### 姚少師

僧道衍，吳人。本姓姚，佐長陵起兵，得國，賜名廣

孝，授官太子少師。

姚少師，爾何人？宰官之服比邱身。一生學佛性嗜殺，長

陵佐命稱首臣。高皇在昔嘗爲僧。遂召羣僧集帝京。詔遣此老侍燕國。奸謀逆節從此生。吾聞聖主貽謀在得士。未聞輔導須禿子。開國神謨乃若斯。自古桑門寧有此。功成只合抽身早。富貴由來如敝屣。胡爲戀此章。榮玉階。趨走無時已。不見漢時張留侯。名成卽伴赤松遊。爾旣將身託。方外何不辭。榮歷九州乃知此。老本俗物千載徒。爲汗簡羞。

下西洋

永樂初命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二萬七千人由長江出海直抵西洋。或言建文君出亡西域故

新樂府卷上

四

使和蹤迹之俗謂三寶太監下西洋。

西洋萬里人蹤絕。洪波淼淼誰能越。揚舫不憚鼉鼉居。凌濤直簸蛟龍窟。蠻邦海外紛如埃。語言屢譯猶致猜。忽驚漢使浮槎至。疑是天兵乘霧來。我皇聲教已遐普。天威更欲揚遠土。殊方從此識中華。異寶因之輸內府。昔聞漢帝開西域。亦越唐皇啟北庭。黷武久蒙青史誚。洪濤何事更長征。人言讓帝遁西極。此舉意在窮其迹。被褐已辭黃屋尊。泛舟寧作滄波客。何妨尺地使容身。應念高皇共本根。徒使狂濤填猛士。幾曾窮島遇王孫。宿師海外餘十載。讓帝行蹤竟安在。遺事人傳三寶名。

窮兵徒發千秋嘅

獻蠻王

鄭和既至西洋諸國皆柔服惟錫蘭山國王亞烈古奈兒不順命和發兵擒之獻於京師

錫蘭國知何處浩浩在濤萬里程惡風黑浪誰能溯天兵忽自雲中來旌旗戈甲如電雷呼聲震地波濤吼殺氣霾空山岳摧縛取名王獻中國威行海外讐殊俗蠻邦君長爭來王荒服由茲奉正朔憶昔西京傅介子手馘樓蘭如拉豕亦有東都班仲升鄯善一臬西域寧下至唐世王元策天竺擒王勇莫敵聲名焰燿簡編中千古豪英皆嘖嘖此皆大陸奮甲兵西域雖遙易縱橫豈若揚舲浮大壑直探滄海掣長鯨勞師荒島雖黷武中華氣已凌今古不見至今窮海上猶懾天威戴明祖

索妖婦

永樂時妖婦唐賽兒作亂山東兵敗不知所之詔盡逮天下尼姑歸於京師

妖婦稱亂起舊齊六郡良家多受迷兵敗潛身竄何許詔書下逮郡國尼何辜遭此禍一人作難萬人災空使無辜泣江左廟堂創議爲何人四海怨嗟聞不聞與朝刑政乃如此豈特十族遭橫死

獻金人

永樂中王師旣平交趾因郡縣其地已而蠻酋復叛王師屢敗宣德初遂徹兵還國封其酋黎利爲安南王利乃鑄金人以獻明代已入朝也金人何來來交趾背鑄蠻王名及氏稽首天恩謝不誅鑄金藉手獻天子我聞往日蓋蘇文曾鑄金人獻唐君千載之下事相似正可相提與並論唐師征遼遼未服三渡遼河徒辱國明師征交交卽平旣平復叛乃休兵與其窮兵好黷武豈若釋兵各還伍

下麓川

新樂府卷上

六

正統中麓川蠻酋思任發叛命尙書王驥率師征之思酋遁去凱旋復叛如此者再三馴至中國虛耗致有土木之禍

麓川小醜思披猖盜弄戈兵頻跳梁邊臣自可鞭箠制何煩虎旅出帝疆司馬軍書飛寓縣徵兵百萬選堪戰長征深入渡金沙兵未交綏蠻已竄捉生斬馘幾何人捷書快馬達九關天子開顏羣公賀論功上擬開國勳定西晉爵靖遠封賞延奕世何優崇天兵凱旋纔釋甲邊人又報蠻內訌王師不厭再三出往日元戎仍授鉞思家父子多狡謀兵刃何曾沾縷血廟堂設策稱神妙

豈知海內從此耗，馴至皇輿陷土木。四方反者徧海嶠，當年主議果爲誰。閩內中涓實主之兵戎，大政由宦豎。盈廷卿相將何爲。

青菜王

正統時尙書王公質歷官內外，所至惟食青菜。人呼爲青菜王。

天下何人咬菜根，菜根之味勝八珍。仕宦紛紛厭粱肉，豈知菜根更適人。官至尙書惟食菜，清貧誰與公爲輩。世上雖嫌肉食鄙，究竟誰知菜根貴。何況爲官求肉食，不顧民間有菜色。民有菜色官不知，官有肉味民豈識。

新樂府卷上

七

安得今日有王公，大起天下溝中瘠。

祭忠臺

正統中翰林侍講劉公球以直陳時政爲奄人王振所殺。姚江布衣成器操雞酒於山巔爲文祭之人，因呼其地爲祭忠臺。

劉侍講骨何充，成布衣氣何壯。遙遙萬里哭孤忠，義聲直薄雲霄上。忠良被禍世所哀，閭閻雖高尙可排。盈廷卿相徒飽粟，坐看勁骨淪塵埃。忠臣死，義士悲，不見至今舜江上。山巔猶有祭忠臺，貴人何必輕寒士。田閒饒有奇男子，布衣高義足千秋。濟濟達官誰得似。

搗穀郎

正統時吾郡李公山如以兵部郎中家居貧無人賃春常自搗穀以食人呼爲搗穀郎中李郎中一生仕宦嘗苦窮家無僮僕自任春至今談者生清風人生何必須好官好官不過多得錢得錢自可饜梁肉何至居貧自苦煎李郎中誠癡絕天下何人重清節虛名後代幾人傳豈若當年擁厚實只今當途正役役愛我家兄了無極蕭寥杵臼閒永言懷明德

王振兒

正統中奄人王振竊柄侍郎王佑者附之振見

新樂府卷上

八

其年少美丰姿謂曰侍郎何以無鬚佑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時人爲之絕倒

古之制奄守門身下蠶室絕兒孫兒孫何必已所產異姓爲兒更蕃衍奄人之種無時絕奄人之禍遂不淺英皇御極方少年中官於時始擅權秀眉白面誰家子屈膝權門首乞憐謂爺無鬚兒有鬚父兮子兮不相如兒旣蒙恩爲一體何惜膚髮不教除嗚呼侍郎官非賤公然狐媚形盡見誰令此輩爲公卿天下何由致太平猶勝天啟之世魏奄子朝端充滿如列星

于公妾

景泰時于忠肅公握樞務侍郎項文曜附之時  
爲諂媚之狀人號爲于公妾

項氏子何便辟朝暮承顏于公側我公正直不受私胡  
爲談笑工媚姿他日荷戈遼海塞無乃此事實貽之雖  
然此子多媚媚眼中猶能識善類不見長沙王侍郎朝  
受公恩夕卽背兵部侍郎王偉以于公薦超爲侍郎乃  
同公過誤密疏奏之帝方信任公卽授  
以疏公讓偉曰僕有過君不妨  
直言何乃如是偉慙愧無地

銀蠟燭

成化中吾鄉豐公慶爲河南布政使有縣令以  
蠟燭饋公不視付吏藏之及夜取燃則銀也公

新樂府卷上

九

密呼令還之亦不揭其私

高高銀蠟燭可然不可然縣令雖巧計長官不受錢廉  
不近名古來鮮豐公還燭意誠善但使吾心清若水何  
必暴揚他人短寄語後來縣令知慎勿好行暮夜私世  
閒自有楊伯起莫言大吏無男兒

狀元膳

成化中羅文毅公倫家居時留客早膳日盱不  
能具公問家人以無米告公大笑客亦大笑而  
別

狀元歸里長苦飢盎中無米常絕炊有客晨來款客飯

日旰不到何遲遲家無宿糧人盡知乃公不知何太癡  
羅狀元爾誠過三餐不繼爾慣經客也何辜同遭餓

### 高牆錮

文皇帝既正位錮建文帝幼子於高牆中時方  
二歲越六十餘年至天順時英宗愍之始許出  
高牆任其婚娶僅二年卽卒建文帝遂無後

空牆高兮百尺中有人兮獨息精神鬱兮誰語身羈束  
兮自惻瞻昊天兮何小履大地兮何窄有耳目兮安所  
施度歲月兮無終極嗟親戚之永絕兮憐起居之鮮匹  
彼四時之莫知兮況百物其誰識昔之入兮齒未生今  
之出兮頭早白感帝德之浩蕩兮惜桑榆之已迫雖暫  
等于人類兮遽道遙乎窳窳何皇孫之足羨兮求爲民  
庶其安得阿誰不忍殺叔父兮乃自貽夫伊戚

### 昭德宮

昭德宮憲廟萬貴妃所居也妃年倍於帝舊爲  
太后宮人帝登極始得幸年幾四十矣宮中常  
爲武人裝帝嬖之甚每呼爲侍官及妃薨帝慟  
哭曰萬侍官死我何用生爲竟至成疾崩

貴妃寵毋乃遲青春婉變日胡爲不見知寵雖深遇已  
暮佳人會合自有期多有紅顏暗中過獨臥空閨幾度



春豈知一旦被殊恩少年莫謾誇妖冶留待他時步後塵美人學得武人貌君王一顧每含笑後庭豈乏傾城姿未若戎裝多窈窕昭德宮中綺席開一簇紅塵擁輦來流連歌舞常忘夜誰道坤寧有翠眉侍官在側天顏喜原期百歲同生死徘徊不見眼中人那復移情憐彼美侍官殂年已邁何故濃恩猶未怠我皇自是多情君豈因華落能弛愛笑殺曹家輕薄兒致彼洛神長發慨

望三台

茂陵朝萬安久居內閣至太陵卽位始勒令致仕猶於道中望三台星冀已復用也

新樂府卷上

七

眉州閣老休官去道望三台頻卻馭作相已經十九年還擬歸朝竊權勢昔歲潛通昭德宮主恩稠疊何其濃一緘密進房中術九重大動君王容一生作相此得力萬歲閣老何時極上久不視朝首輔商輅懇請始一臨御輅方有所陳安遽呼萬歲而退時人謂之萬歲閣老誰道宮中龍馭殂忽然閣內牙牌摘孝皇御極帝道昌政府斥佞登賢良爾時三台自焜耀豈爲爾安始降祥驅車速向西川去無勞長途頻眺望

劉棉花

劉吉久居內閣彈劾不動人謂之劉棉花以其愈彈愈起也

不歷臨的  
視于

劉閣老爾何顏相兩君十八年宰相非汝一家物胡爲  
戀此無休日後者尹直前萬安彼雖小人還易黜未見  
頑鈍如此翁鐵甲千重不可攻我皇若非親放逐根盤  
窟據何時終憲皇天性本慈厚爲爾晚年事多苟孝皇  
君德益仁明爲爾初年政不清一身設國十餘祀還將  
橫議罪舉子古謂棉花之謠必出於老舉子定朝野耳  
目原紛然豈惟舉子能誠毀劉閣老爾誠昏急流勇退  
有幾人試看前後諸卿相多少龍鍾白髮身乃知棉花  
更有種此種何時始斷根

枯魚壽

新樂府卷上

三

弘治中大學士李東陽生日司業魯鐸無以爲  
壽問家中所有僅一枯魚已食其半矣魯卽持  
此以獻李大喜卽烹魚酌酒盡歡而別

丞相生辰百寮壽筐筐煌煌映戶牖半尾枯魚何自來  
滿堂賓客皆掩口丞相不嗔顏反開烹魚還復共傾杯  
門前雜遝高車客趨起欲進多空回魯公魚李公酒相  
看大笑情陶陶何必肥鮮酌巨斗兩公風流絕代稀殘  
魚真乃勝珍奇我願此風垂後世屈膝由竇無所施

投銀釵

弘治時吾郡張公曷以副使家居日昃不能具

早膳。夫人愠甚，出所藏銀釵以易米。公問所從來，告以門生所遺。公取而視之，卽投之水中，卒不得食。

副使歸來室如洗，桁無縣衣，盜無米。留得銀釵，持易糧。那復奪將投水底。怨莫怨兮，廉吏妻苦莫苦兮。清宦子，身有妻子不能養，天下誰如張副使。

### 戮奸相

正德時，泌陽焦芳以故相家居，流賊趙風子破其城，索誅之，不得，乃立其衣冠於庭而斬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

### 新樂府卷上

三

焦相公年踰七十，老成翁何事咆哮尙逞兇。若得上方斬馬劍，首應標刃搥其胸。還得錦衣歸故國，老而不死眞爲賊。賴有兇渠，僂衣冠奸臣稱得禡。其魄噫嘻盜亦有道，誠非誣誅奸戮佞。眞丈夫若使此人居殿陛，巨奸豈得保殘軀。歎息朝堂論功罪，不及草間一賊徒。

### 鎮國公

武宗巡遊天下，嘗自稱太師鎮國公威武大將軍朱壽。

天子深居厭九重，朝遊宣府暮大同。璽書制誥皆不用，文牒惟稱鎮國公。奉天殿虛不肯蒞，乾清宮冷時時閉。

后妃經歲始聞聲。嬖倖終年恣遊戲。錦衣都督稱義兒。  
錢寧名刺自稱皇庶子。貂璫韎韐皆兄弟。  
張忠張銳自稱天子十弟兄。海內但

遵將軍令。朝中不聞天子制。鎮國公爾何人。古有人臣  
欲爲帝。那見天子願爲臣。太師將軍雖榮貴。寧若垂旒

稱至尊。鎮國公爾家。王侯多不忠。眈眈正欲逞其凶。胡  
爲魚服效白龍。他年樵舍擒不早。  
王新建擒宸濠於樵舍。爾家天

下豈能保。終賴先朝遺澤深。令人長憶敬皇考。

### 蔣太守

武宗南巡至揚州。親釣於湖得大魚。諸嬖倖請  
賣於太守蔣瑤。索銀五百兩。蔣公無以應。盡脫

### 新樂府卷上

十四

夫人簪珥以進。諸嬖倖大怒。窘辱備至。公不爲  
動。武宗笑而止。公後仕爲工部尙書。

蔣太守性強項。居官貧世無兩。雷霆不能威。叱咤安能  
強。脫得簪珥獻御前。共知太守囊無錢。君王賣魚原戲  
耳。何必將軍張老拳。蔣太守膽何壯。志伸萬乘前。氣奮  
千官上。始識我公眞。人豪直視宵小如兒曹。盈廷卿相  
皆如此。奴輩蠢蠢安得驕。

癸亥孟秋崑山

趙貽琛重校刻

### 新樂府卷上終

新樂府卷下

又滿樓

鄞縣 萬斯同 季野

曹妃怨

嘉靖時宮婢楊金英等謀弑逆乘帝晝寢曹妃宮遽以繩加帝頸氣已絕矣賴方后急救獲甦后素妒妃寵遂誣妃預謀乘帝未甦而殺之及帝知而妃已死後帝常惜之

曹如美方后妒曹妃寵方后怒哀哉佳人真薄命浩蕩冤魂向誰訴玉顏持出萬人嗟西市臨刑淚如雨尙冀君王醒時憶引領望北久延佇君王既醒身已分向時

新樂府卷下

愛妾今何處無端誤被君王憐翻使花容隨朝露自古蒙恩多受災誰言君寵可長固

定安南

嘉靖中安南莫登庸篡位朝貢久絕廷議興師討之乃起尙書毛伯溫於制中俾之專征師未臨境登庸懼泥首轅門乞貸命毛公承制許之事聞帝命削其王號降授安南統制使朝貢復

通

安南小酋思跳梁倔强自大擬夜郎南金廿載不入貢阻兵直欲逆顏行天子赫怒怒烈烈大帥奪情起授鉞

詔書遠徵十萬師長驅電掃碎其穴蠻邦蠢爾本遊魂  
弄兵何敢逆至尊師未臨疆先自縛泥首銜璧來叩門  
飛書萬里請帝賚帝曰休哉赦汝罪授以統制削王封  
至今貢琛來海外猗嗟我公功非常兵不血刃靖一方  
文臣用武武莫當文能柔遠武摧強中華兵氣久不揚  
小醜往往肆披猖設策未有如公良一麾遂爾服蠻王

### 王江涇

嘉靖中倭奴擾東南總督尙書張公經大殲之  
於王江涇捷聞逮入論死時視師侍郎趙文華  
與監軍御史胡宗憲皆欲攘其功而授宗憲以

### 新樂府卷下

二

總督乃騰謗書於朝內閣嚴嵩主之故有此獄

張公竟伏尸西市

張尙書王江涇上勦倭奴倭奴勦絕無遺餘東南戰功  
稱第一中華兵氣從此舒膚功一奏應重錫廟堂自有  
賞功格有功不賞人已悲何況功成膺大辟張尙書爾  
師大捷還受誅爾師不捷將何如自古大冤寧有比街  
童里婦猶嗟吁朝廷功罪何顛倒謗書騰布由胡趙一  
思攘位一攘功功不能明身不保張尙書爾誠愚師中  
殺賊何其勇君側防奸計已疏恨不早將殺賊手中  
羣狐盡掃除

倭無敵

嘉靖中有倭奴數十遭風破舟流劫內地所至  
人莫敢擾自浙歷徽州寧國太平直犯金陵金  
陵閉城者三日復由鎮江常州至蘇州始被勦  
絕

倭何猛猛無敵數十倭奴橫中國官兵如鳥倭如鷗一  
鷗奮翅羣鳥伏長驅千里無留行敢向金陵犯帝京帝  
京禁軍數十萬司馬下令惟守城官兵飛矢矢何疾矢  
來不動還手接殺人如草不聞聲百城將士都灑泣倭  
何猛我何怯數十倭猶若斯千騎萬騎嗟何及不見此  
倭勦滅時海上元戎猶奏捷

新樂府卷下

三

青詞相

嘉靖中世宗好神仙命詞臣撰奉青詞一時宰  
臣無不由此進者時號爲青詞相

天子銳意求長年深居祕殿祠神仙一時臣僚爭獻媚  
西苑供奉何榮貴撰得青詞文句諧六卿方上鶴飛來  
君不見夏相當年棄西市頗由青詞失帝旨又不見嚴  
相當年擅國權實由青詞邀帝歡神仙之事誠有無君  
兮相兮乃爭趨天子未得神仙力羣公實賴神仙澤試  
觀前後諸公輔誰不由茲登政府君王論相只青詞廟

堂衮職更誰補吁嗟廟堂衮職更誰補

句容令

嘉靖時江西徐公九思爲句容令有善政民歌思之公嘗曰吾始至邑邑人呼爺者萬數爲之聳然吾何以當其稱思有以答其民故不致隕

越耳

句容令有徐君政何善心何仁循良何必古之人古有召父與杜母我公父母兼而有遺澤應同江水深頌聲猶在邑人口我公惠政由呼爺一呼惠乃及萬家天下何令不呼爺安得如公動色嗟今來民生更憔悴望我

新樂府卷下

四

徐公如望歲呼爺聲聲上徹天今也何人肯加惠古之令有徐君今之令何不聞

遊金焦

嘉靖時吳公嶽守廬州王公庭守蘇州偶以事俱至鎮江吳公邀游金焦所具祇肉一斤菜一東酒兩壺而已王公笑曰其止是耶吳公曰吾兩人食之猶不能盡何見少耶

兩郡太守遊金焦舟中具饌何其豪有肉盈盆菜盈把浮杯大嚼俱陶陶金焦之遊何日無高檣大舳吹笙竽百味須教窮水陸餘珍猶足飽臺輿壯遊如此方爲美



不爾江山亦見畝太守遊山似兩公將無傳笑冷人齒  
茲山今古兀崢嶸遊人若个傳其名兩公高風照江水  
山若益峻水益清一洗茲山酒肉腥

負耕犁

嘉靖時楚人黃公卷以副使歸鄉躬耕自食嘗  
借鄰人犁鄰人以公貴人也欲代負之公不可  
卒自負而行

黃副使好躬耕胼胝不自覺寒暑總忘形山農野老日  
爲伍那知仕版曾登名黃副使爾身豈田父昔日曾膺  
章黻榮今日耕田何自苦不見他人居四品奴婢千指  
膚且敏奴不去耕婢不織室中粟帛仍充牝黃金橫腰  
猶嫌重輕裘被體還蹙頰爾披襤褸復荷犁憔悴身形  
何太忍前者爲官後爲農天下幾人如乃公

兔生子

世宗好神仙嘗得白兔謂上玄所賜甚寶之已  
而兔復生子益大喜謁謝上玄羣皆慶賀

白兔來兮山中皇心悅兮動容拜神貺兮叩玄宮兔復  
生子兮嘉瑞重重天顏益喜兮帝賚何隆慶百辟兮舞  
羣工潔蘋蘩兮謝蒼穹歡成仙之可冀兮何寵錫之駢  
蒙彼小物之偶至兮吾安知帝眷之所鍾

射草人

嚴嵩擅國錦衣衛經歷沈鍊疏劾之下獄受杖  
謫戍邊公乃爲草人以像嵩日唾罵而射之事  
聞於嵩嵩屬巡撫中丞楊順巡按御史路楷設  
計殺之穆宗登極下詔恤公而置順於辟楷謫  
戍後高拱反其獄順謫戍楷削籍而已

沈經歷爾何官身無言責位無權金吾之署聊備員省  
郎柱史充廷立爾獨何爲敢犯顏邊城荷戈猶骯髒縛  
得草人代權相軀骨雖麩甘若飴益教孤憤貫虹霓楊  
中丞路侍御爾曹富貴幾何時他年亦向窮邊戍

新樂府卷下

六

馬將軍

將軍名芳嘉靖末北邊良將也

馬將軍勇絕倫聲名塞外都遠聞天子拊髀思良將良  
將如公有幾人少時被掠入胡中能騎生馬挽強弓後  
來拔身歸本國屢帥偏師摧大敵是時胡馬方憑凌縱  
橫千里誰能禦百城將士但堅壁日暮惟聞野哭聲將  
軍按劍鬚鬢張身馳鐵騎臂兩槍馬鞍纍纍懸敵首出  
入萬眾神飛揚積功塞上屢建節威服名王使心折聞  
聲不敢肆長驅無復飲馬長城窟馬將軍功誰與爾  
並論諸邊大帥皆中樞中華士氣由爾振不見至今關

中國之師，其是  
神矣！

塞上邊人猶說馬將軍

築邊牆

萬曆元年三月築宣府北路諸邊牆明年二月  
築遼東西臺牆四年三月復築薊州昌平諸邊  
牆十口年二月又築山西諸邊牆

秦人備胡築長城長城一築天下傾至今笑齒猶未冷  
豈知明人防北敵專藉築城爲長策不曰長城曰邊牆  
版築紛紛無時息東方初報牆功完西方又傳虜寇邊  
虜入潰牆似平地縱橫飽掠無所忌虜退復興版築功  
朝築暮築竟何利帥臣徒受內府金川原空耗司農費

新樂府卷下

七

我聞漢人卻虜得陰山匈奴不敢窺幽燕又聞唐人踰  
河城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禦胡在扼險豈在萬  
里築垣牆屢朝廟算皆如此奈何獨笑秦始皇

朝邊將

明師掃胡如掃塵胡兒畏明如畏神漠南漠北一萬里  
名王何地不來賓自從文皇撻伐後我弓漸弛矢漸朽  
烽火時交內郡城馬駝敢牧諸邊口朵顏一棄薊遼單  
開平再棄宣府寒西海河套迭侵據甘肅延綏守益艱  
胡兒自此心膽大控弦飛鏑時入塞不聞塵戰郊原中  
惟聞護送關城外君王拊髀思虎臣高懸賞格勵三軍

軍機進退由文吏行閒士氣何由振君不見孝宗弘治  
十三年苗達帥師出鄜延搗巢獻馘祇三級廟堂錄功  
餘二千又不見世宗嘉靖十三載仇鸞統軍出雲代捉  
生捕虜惟二人天子謝玄爲再拜一代邊功總如此將  
吏賜金還蔭子試觀國史紀戰功俘馘餘百亦僅耳北  
摧匈奴西烏孫千古祇應推漢人書生不曉本朝事猶  
自高議衛霍勳

獲王三

王三者大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素爲虜用  
頻年入犯至是隨虜至水峽口爲官軍所縛巡

新樂府卷下

八

按御史李天龍以聞上大悅告謝郊廟社稷及  
朝天等宮廟百官上表稱賀嘉靖中年事也

大同城中一男子走向胡中作奸宄偶然入塞爲人擒  
邊將侈功鋪滿紙皇心喜悅爲開顏躬叩玉燕謝上玄  
圓邱廟社皆遣告獻俘行慶徧朝端吁嗟王三一匹夫  
生死豈足爲有無一時論功乃如此眞若擒王與滅胡  
假使當年俘俺答廟堂策勳將何如防邊歲勞百萬師  
犁庭掃穴果何時將帥輸籌祇筆舌聖主訐謨惟禱祀  
不見唐宗擒頡利不見漢臣斬郅支

獻白蓮

萬曆初翰林院產白蓮大學士張居正以獻帝  
卻之不納

翰林院庭產白蓮宰相肅容獻御前君王好德不好瑞  
天顏不動仍卻還是時天子方年少左右弼丞應有道  
豈乏嘉謨可上陳區區微物安足寶小臣獻媚非所宜  
何況獻之白元老不見宋廷李丞相日取水旱陳主上  
太平無事當防微弱斷尤貴端趨向我告他年社稷臣  
神芝靈菌莫升聞

相門子

張居正柄國其諸子皆登上第一狀元一榜眼

新樂府卷下

九

一進士悉由關節得之其三場文則倩人代作  
也及居正死諸子皆削籍

相門子弟多才傑甲第翩翩居上列兄爲榜眼弟狀頭

一家盛事真奇絕假使相公館未捐幼兒又復誇蟬聯

居正未死時其家人揚言曰明年殿試壘斷那顧旁人  
吾家小公子必中探花會居正死不果

羞及時且爲子孫謀豈料乃公一朝隕還復青衫到白

頭

洪侍郎

萬曆時刑部侍郎洪公朝選家居爲大學士張  
居正所惡及勞堪巡撫福建會有訟洪公者堪

江陰李來是  
正歷今東也

知居正素惡之也急捕置於獄三日而卽斃之  
堪得召入內臺未幾居正死堪謫戍觀海會

侍郎死真堪悼中丞威毋乃暴借問胡爲殺大臣欲博  
相君一微笑但使相君肯解頤安顧他人軀骨廉軀骨  
麤他自悲且得好官還我爲霹靂手原神速堪將治洪  
於居正居正報書曰閩人狡公先移書  
猾非公霹靂手無以治之侍郎何辜遭爾毒昔年曾  
被相君嗔不道中丞嗔更酷侍郎非仇何見嗔此嗔總  
因爲相君相君之嗔猶可解中丞一嗔卽殺人噫嘻中  
丞自謂巧可憐冰山不日倒異時亦向海濱行誰道好  
官長得保

新樂府卷下

十

冢宰歸

萬曆中姚江陳恭介公有年謝事歸無屋可居  
借蕭寺以宿廉潔之操爲當時第一

冢宰歸來居無屋鄰有招提常寄宿十年不易一布袍  
三餐何力營脫粟人生仕宦思適身爾獨官高家益貧  
紫綬金章雖挂體猶是田閒憔悴人假使爲官盡若公  
孤標凜凜真足風姚江城外東流水照見斯人冰雪容

荷花兒

萬曆中京師有盜入周皇親家劫其財殺其主  
而去及捕盜者入止見婢荷花兒哭於屍側遂

執送於官。謂其通奸弑主也。法師嚴刑鞫之。兒不勝楚。卽自誣伏。詔磔之於市。臨刑時。謂行刑者曰。我實冤死。乞先絕我氣。不然。我爲厲鬼殺汝矣。其人不聽。竟鬻盡而死。越三日。其人坐於市肆。忽大叫。荷花兒殺我。遂諸竅流血。死人始知其冤。後數年。獲大盜十人。自供嘗殺周皇親。詔刑官翁大立而下。俱追論罷職。

荷花兒。兒無罪。兒死甘心。亦何悔。但願刑人早斷喉。莫教身死留餘媿。荷花兒。兒誠冤。兒生不識路人面。閨閣何由通外奸。兒身雖壯年還幼。誰識人閒有姻媾。生平愛身如愛玉。枉使此身蒙大誣。當時被兒弑主名。兒雖有口誰復聽。官司惟採道旁語。君王豈識閨中情。苦無長劍自引決。遂使街頭伏上刑。荷花兒。兒竟死。兒身如粟原渺然。兒冤如山。誰爲洗身受。桤楊不敢呼。飲泣吞聲。遂自誣。兒身雖殺名難辱。死向人閒捉賊奴。

### 三孃子

三孃子者。順義王俺答之外孫女也。俺答愛其美姿。娶以爲妻。俺答死。其子黃台吉妻之。台吉死。其子扯力克妻之。扯力克死。其孫卜石兔妻之。

三嬖子誠佳人天生此女主胡國一身五代更四君始  
嫁外祖既嫌老晚配外孫又嫌小祖孫四世將何稱自  
古佳人如此少天朝寵錫五十年文衣繡帔何爛然我  
使出邊時入帳彼婦叩闕常肆筵忠順錫封何其重烽  
煙賴此得無動安邊專藉一婦人文武將吏將何用

援屬國

萬曆時倭奴破朝鮮我師援之頗有斬獲已而  
大司馬石星主封王入貢之說倭佯許之封事  
竟不成會其酋關白死兵乃得解

倭奴蠶食高句驪天子赫然奮義旗始入平壤多斬馘

新樂府卷下

三

既乃封王約退師封事何成徒辱國戰既無功款亦失  
廟廷獻策何紛然司馬籌邊真太拙宿師海外踰八年  
百萬徒耗司農錢倭不畏威解亦惡中原戰士何時還  
兇渠自殂得奏凱不爾兵連禍安解豈惟屬國苦軍儲  
海內虛耗誰當罪一時將相賴天功宣捷還將告祖宗  
中華天子正多福誅渠竟不煩元戎

復松山

甘涼之北有地曰松山廣袤六七百里戎人據  
此爲巢穴常爲西北之患萬曆二十六年甘肅  
巡撫田樂舉兵拔之



松山高數千雉。松山廣數百里。我得戎人悲。我失戎人喜。茲山勢足壯巖疆。南接涼州東朔方。不知何年棄不守。益教戎馬肆披猖。甘涼自此失肩背。靈武亦憂斷右臂。鳴鏑時聞達隴西。狼煙還復驚關內。憶昔漢家得祁連。胡兒顧之常涕漣。又聞河西開四郡。爲防戎騎通諸番。自古守邊在扼險。要害何得長棄捐。田公威名振涼土。指揮兵事真雄武。一麾攘卻西海戎。開疆盛烈超前古。天朝中葉武備弛。邊庭流血無已時。中華賴此兵威振。坐得鞭箠制四夷。猗嗟我公一書生。談兵決策何縱橫。武功一代誰能比。應與茲山並崢嶸。天子策勳告廟

新樂府卷下

三

社尙方寵錫頻。頻下膚功自合銘。太常偉略還應拜。司

馬功成後卽召公爲大司馬也。

平播州

萬曆中播州宣慰使楊應龍作亂。命尙書李公化龍督師討之。未幾應龍授首。因分其地置遵

義平越兩郡。

偏強負固楊家兒。阻兵直欲抗王師。豈知天兵若雷電。礮渠掃穴寧踰時。李公用師真雄武功。成一麾不再鼓。西南千里廓輿圖。浩蕩戎功將誰伍。楊家豎子本小酋。焉敢猖狂逞狡謀。邊臣趨媚猶驕子。坐致燎原貽主憂。

居然夜郎敢自大，退方流毒三十載。玩弄天朝股掌間，壯夫扼腕忠臣慨。若非我公決策征，小醜依然得縱橫。樽俎坐握兵家勝，天戈一試膚功成。行閒劉帥悍無匹，謂劉目中久已無強敵。層崖千仞獨先登，一呼萬眾都辟易。蕩平奏凱天顏喜，開疆盛業前無比。巴黔從此息烽煙，殘黎始得保妻子。策勳自合錫侯封，加銜豈足酬殊功。不有元臣能闢國，他年那得號神宗。

### 歐邏巴

歐邏巴者，大西洋中之國也。去中華十萬里。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輩始泛海而來，善天文、曆

### 新樂府卷下

十四

數諸技藝，皆巧絕。所設天主教，怪妄特甚。其徒相繼而來，幾延蔓於中國。中國人多惑其教者。歐邏巴何自來，遙遙泛海十萬里。驅光逐影無津涯，彈丸窮島居西極。古來原不通中國，博望乘槎初未經。章亥步地幾曾識，歛然慕義來中華。曆學精微誠可嘉，驚人奇技尤巧絕。魯輸馬均曷足誇，天主教設何怪妄。著書真欲欺愚昧，流入中華未百年。駸駸勢幾徧海內，君不見釋教初興微若荻。馴至滔天不可排，萌芽今日已漸長。他日安知非禍胎，興王爲治當防漸。中土那容此輩玷，詩書文物我自優。何煩邪說補其欠，會須驅斥使

崩奔一清諸夏廓邪氛火其書兮毀其室永絕千秋禍  
亂根

哀閩商

海外有呂宋國地產金銀閩商人多貿易其國  
萬曆中內官高宋至閩權稅貪虐特甚有好徒  
張疑言呂宋國有金銀礦可開宋將聽之其國  
長知而大懼恐我潛師襲其境也遂盡殺閩商  
之在其國者凡二萬五千人事聞於朝竟不能  
問也

嗟爾商兮胡爲巨海泛輕舸財可求兮往來絕域無乃

新樂府卷下

五

勞狂濤拍天兮何況長風日怒號蛟龍可畏兮更有鼉  
鼉飼人膏晝不見崖兮夜惟星月與天高拚一身以買  
利兮身備萬死夫安逃蹈不測兮時見招水不愛人兮  
毋自驕身爲魚兮閩中少婦猶陶陶所喪邱山兮所得  
秋毫

右一章

望君家兮天一涯海可畏兮浪難排險旣脫兮登岸來  
地產金銀兮豈患無財蠻兒可欺兮會見高檣捆載迴  
禍生不測兮變起有胎山有礦兮畏我開聲先傳兮致  
彼猜爾不幸兮竟罹災奸徒何人兮內豎爲誰雖食肉

而寢皮兮，豈足洩萬姓之哀。前不飽夫魚腹兮，後反萎於草萊。骨荒荒其蔽野兮，死無親屬誰將埋。萬鬼啾啾，晝哭兮，青天白日爲昏霾。華人填於異域兮，冤魂阻海。何由回致彼無辜蒙禍兮，天朝君臣悲未悲。

右二章

謂狂濤可畏兮，謂颶風可憂。謂蛟龍食人兮，謂鯨魚吞舟。豈知城郭塵市兮，更險於滄海之橫流。由一夫之狂言兮，致萬骸之徧邱。家鄉偏其修阻兮，魂杳靄兮，何投髮飄飄兮，繁蔓草。肉星星兮，飽蟻螻。歎家人兮，不相見。尋枯骨兮，安所求。泣閨中之紅顏兮，隕堂上之白頭思。

新樂府卷下

六

覓利於絕域兮，竟捐生於荒陬。告後世之海賈兮，戒前車兮，慎所謀。

右三章

修功匠

罔甚彼方人，能改婦人尸作男形，名曰修功匠。始何人易蠻之首，換蠻身，博取富貴榮家門。誰辨首功，僞與真。君不見西南守邊諸將士，朝蒙進官夕蔭子。功名大率皆由此，修功匠爲誰修。武人歡喜死人愁，多少冤魂是爾仇。淒風濁雨寒陰夜，野鬼無知還覓。

永曆初年  
由來之末

頭修功匠爾何功。腰金拖玉他人事。朱紫何曾被爾躬。  
徒使無辜血沾土。哭聲哀怨通蒼穹。行閒積習誰能破。  
蠻兒嗤笑朝廷賀。論功上及省闈臣。何怪邊人爲奇貨。

尙書料

新安畢懋良知萬載。頗留心民事。其卿大夫諷  
之曰。今之仕宦者。善事上官。卽超遷去矣。民生  
休戚。何與宦評。而孽孽若是。懋良曰。今所言固  
大夫尙書料也。其如我不能何。

仕宦紛紛矜捷足。朝理苞苴暮竿牘。一心但求長吏歡。  
寧問民間歌與哭。萬民詛不敵。一人譽。萬民喜不敵。一

新樂府卷下

七

人詆不見漢廷巧宦司。馬安九卿四至共稱賢。不見唐  
時循吏陽道州。一官數載卽歸休。人閒仕宦原有樣。個  
強失官徒自悵。憑君得此去爲官。何愁不至卿與相。

遼東餉

萬曆四十六年。遼左軍興。增田賦二百萬。明年  
再增加之。又明年復增百二十萬。遂爲歲額。

遼左軍興。告餉匱。九重下詔。增田稅。詔書一下。疾如雷。  
重征加派。擾海內。我聞瓊林多積儲。金銀日夕相灌輸。  
發帑自足充軍實。何至謀求徧里閭。當日民情已漸渙。  
豈知斂財更斂怨。從此萬方遂土崩。馴至一朝廟社換。

大臣謀國果何人欲保封疆不保民至今追論多遺恨  
誰其尸之有李君大司農李如華也

### 梃擊行

萬曆四十三年有奸徒張差者持梃入東宮將  
擊太子爲內官所獲法司以風顛蔽罪提牢主  
事王之宋詰之始供爲鄭妃家所使事聞於上  
但斬張差於市竟不能窮治也

太子宮門持梃擊奸徒何事敢逞逆都下爭傳擊少爺  
少爺擊死授官職噫嘻少爺真可憐三十年來憂患纏  
比來乍可安食息專諸忽復起屏開鄭家設謀誠巧智

### 新樂府卷下

六

功成則帝敗不預爾時誰敢窮主謀哀哉徒做此狂豎  
紅廟分金事豈誣三十六頭都勇夫發奸若非王主事  
此事他年安保無

### 進紅丸

光宗卽位一月遭疾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  
紅丸進帝晝服而暮崩內閣方從哲擬旨猶賞  
銀五十兩

李寺丞爾何人官居鴻臚非太醫何故紅丸投至尊紅  
丸畫御駕暮崩爲功爲罪豈難明尙方猶然賜白鑑視  
彼何重君何輕國有常刑敢顛倒諒哉糊塗方閣老盈

廷何怪起煩言此事毋乃太草草

五人墓

五人者吳中義士顏佩韋沈揚周文元馬傑楊念如也時吏部郎周公順昌家居爲逆奄魏忠賢所惡遣緹騎逮之吳人爲公稱冤聚者數千人五公不勝其忿擊緹騎一人斃事聞詔戮五人於市周公竟瘞死詔獄吳人義之合葬虎邱塘題曰五人之墓

蘇州吏部廉且賢姓名里黨人爭傳忽然駕帖來郡邑頭囊三木身微纏吁嗟五人誠義士出身本是里人子

新樂府卷下

九

生來誰識吏部公一旦感憤爲君死憶昔姑蘇有要離千載俠士爭稱奇無端借軀湛家族勇哉氣矜義安施豈若五人激公憤慷慨不顧身軀糜義聲直奪如人魄諒爲烈士當如斯不見虎邱道旁五人墓宵小顧之膽猶破

九千歲

魏忠賢竊柄給事李魯生御史李蕃輩咸稱爲

九千歲

皇明十二葉聖孫深居法宮儼若神天下萬幾有廠臣廠臣者誰魏忠賢勢雄獨坐力迴天幕中乾兒已百

庭中祝釐遂九千九千歲安足貴豈知更有萬歲在胡  
爲靳此一千年不使乃翁尊無對未幾宮車遂晚出乃  
翁壽止六十一何不呼嵩祝萬齡致使乃翁凶短折

### 黃河清

天啟初陝西巡撫呂兆熊奏黃河清五百里闊  
五日而止

黃河清古稱異此何時降斯瑞瞻闕廷政豈治望秦涼  
民何悴孰召之有斯事昔所希今胡至水無心神豈戲  
祥邪災真邪僞人誰知問大地

### 虎彪橫

### 新樂府卷下

三

魏忠賢竊柄其黨人最用事者有五虎五彪之  
目五虎者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工部  
尙書吳涪夫兵部尙書田吉左副都御史李夔  
龍掌河南道御史加太常寺卿倪文煥也五彪  
者掌錦衣衛事左都督田爾耕掌北鎮撫司事  
左都督許顯純協理鎮撫司事左都督崔應元  
東廠理刑左都督孫雲雀西司房提刑左都督  
楊寰也崇禎登極次第皆伏誅

虎何暴彪何酷張牙相向誰敢觸虎在郭彪在郊白日  
當道人安逃更有鬼偃助其虐彌天嚮導噬人肉荒



朝市斷行蹤。騶虞遠遁。麒麟伏噫。嘻。正人爾。何仇食肉。已飽。猶未休。森森萬眾。不足憚。豈無上帝司其幽天心。愛人甚愛獸。看爾橫行且狂吼。他日雷霆奮怒時。爪牙雖猛。豈相宥。

四姓奴

魏忠賢竊柄內閣。魏廣微馮銓尙書。崔呈秀霍惟華皆爲其乾兒。有御史李蕃者始附廣微。微敗更附銓。銓敗更附呈秀。秀敗復附維華。蕃已加太僕卿矣。時號爲四姓奴。

自古奄人原有兒。惟有魏奄之兒多。且奇兒旣蒙恩邀。

新樂府卷下

三

富貴兒家有奴爺。應知兒爲公卿奴。御史一門主僕皆金紫。不向奄門効殷勤。安得榮華有如此。魏南樂霍東光前者非厚後非薄。入閭主僕何有常。馮涿州崔蘄州得勢者附失勢。爾自失勢我何尤。世間人奴原多怪。惟有此奴更無賴。幸哉先皇御極奄卽鉏。假使真成九千歲。不知更作幾姓奴。

納闖王

崇禎末李自成橫行中原。窮民苦賦者相率歸之時有謠曰。喫他孃穿他孃。大家開門納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闖王來城門開闖王不來誰將衣食與吾儕寒不得衣  
飢不食還把錢糧日夜催更有貪官來剝肉生填溝壑  
誠可哀欲得須臾緩我死不待闖王更待誰闖王來兮  
我心悅闖王不來我心悲君不見朱泚當年據關內大  
呼街市免加稅又不見劉豫當年據汴城聲傳鄉邑捐  
重征民畏重征不畏盜自古如斯君莫驚寄語有司各  
守職慎勿迫民使爲賊

### 九宮山

李自成敗績至通城縣九宮山飢困甚率親騎  
十餘上山覘形勢授錢於僧令炊飯僧疑爲逃

### 新樂府卷下

三

將有重賞下山語村民持梃鋸上亂擊之皆斃  
解其衣中有金龍袍又見日有箭痕乃知爲自  
成其徒無所歸推其兄子李錦爲主卽時降於  
巡撫何騰蛟

封豕橫逆五千里中原流血如流水雞犬已盡人民稀  
極目郊原但荆杞猖狂直逼幽燕來黃屋忽傾廟社頽  
蔑視崇巢笑安史滔天之勢誰復排皇都豈爾能長守  
崩奔仍向楚郊走他日思移玉步尊今來卻喪糧鋸手  
九宮山上斃凶渠九宮山下散狂徒廿年作賊竟何有  
空使人間泣鼎湖

### 新樂府卷下終

以時時一皆不  
一可  
其是千古不  
之  
三十一

如年作賊好老語

编号

册数

售价

1  
0.60



